

云南的三位作家、诗人获得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不仅是他们个人的荣誉，也是云南文学界的光荣，三位获奖者又一次证明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实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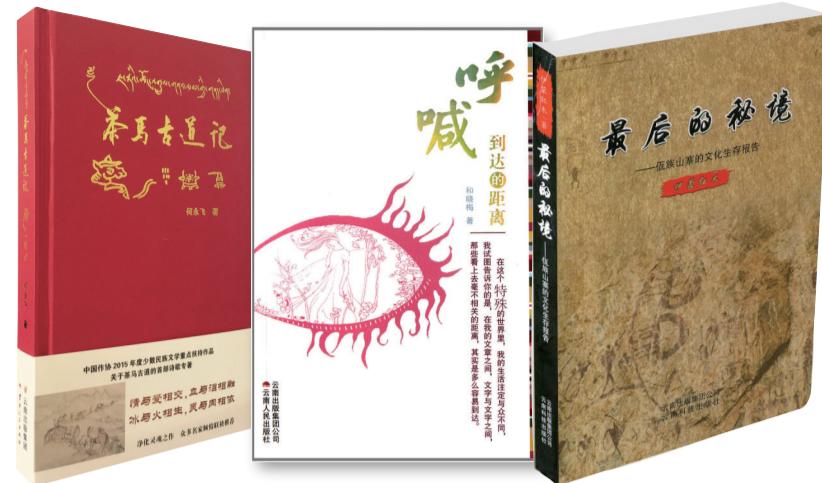
和晓梅(纳西族)的小说创作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至今出版了《女人是“蜜”》和《呼喊到达的距离》两本中短篇小说集，还有一本长篇小说《宾玛拉焚烧的心》。她写得不多，却精。起步之初，她的小说资源大多来自于民族和家族的记忆，有较为鲜明的女性意识，《女人是“蜜”》可以说是她这一个阶段的代表作。小说自然地呈现了民族与地域的特色，她立足于自己的民族，立足于自己的女性角色，但又有着更为广泛的价值追求。近几年来，她的创作呈现出更为丰富的状态。收入这部获奖作品集的中短篇小说是这种丰富性的表现，7个中篇各有不同，几乎一篇有一篇的特色，民族的、地域的元素仍然是其创作的重要部分，但又超越其上，包含了历史、都市、战争、青春成长等元素，我们已经很难用一两个词来概括她近年来的创作。

和晓梅的小说从创作之初就一定有现代性，在近几年的创作中，这一特征更为明显，无论是从小说的技艺层面还是从其中蕴含的精神价值来看，和晓梅的小说都在试图超越民族性，向着现代性拓展。即使是民族题材的作品，她也纳入了许多现代性的思考，同时在小说的技艺层面也进行了更新。比如，在《未完成的成丁礼》中，在成长主题的基本框架内融入了对生死、爱情等命题的现代性思考，它又与传统的民族风俗融为一体，使得小说表达出异常丰富的精神内涵。在小说的叙事方面则成功地运用了时空交错的手段，极大地扩展了小说的表现力。可以说，和晓梅的小说创作立足于自己的民族性，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超乎其上，这是的确是谁可贵的。

何永飞(白族)的诗集《茶马古道记》既不是一部完整的叙事长诗，也不

立足民族 超越其上

——谈云南的三部“骏马奖”获奖作品



是一部抒情长诗，而是诗人行走在茶马古道上，不断地抒写内心感受，聚短为长，构成一部具有共同主题的诗集。一个当代青年诗人，把自己的足迹再次覆盖在茶马古道千年的蹄印之上，在历史与现实的辉映之中，他咏叹一种古老的生命壮歌，他触摸早已远去的马帮汉子的情感余温，他用诗句让我们体验赶马人的悲喜苦乐。这部诗集告诉我们，茶马古道不仅是一条通往异地之道，更是一条通往心灵之道。何永飞是一位“80后”诗人，在“80后”这一代诗人中，何永飞这样的关注目光也是别有特色的。

伊蒙红木(佤族)的《最后的密境——佤族山寨的文化生存报告》这次是以“报告文学”类获奖的，如果你读一下这本书，就会发现，它与我们所理解的报告文学文体有明显的差异。它不是一部完整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而是以散文的方式，描写佤族山寨现存于世的民俗风情、人的文化心理，以及佤族的文化变迁史及其生存现状，是作家历经数年采访所得，更是作

家自己植根其间的心理感受。因此，“佤族山寨的文化生存报告”这个副标题非常准确。伊蒙红木是她所写的山寨中的一员，她生活于此，成长于此，正如她所说：“我是地道的巴绕克人”，她对笔下所写有内心的认同，并且对一些行将消失的风情与民俗投以忧郁的目光。她的采访不是在“看”别人的风情、民俗，而是在用心去体验一个巴绕克人的价值及其内心情感。她所写的是当代的佤族，当代的巴绕克人与历史文化的承续关系。她细致入微地书写包括她自己在内的巴绕克人的文化心理，为我们了解佤族人的心理与社会状态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学报告。

云南的三位作家、诗人同时获奖，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将他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而这样的比较往往又是很难进行的，因为这几部作品的体裁就不同。但如果我们从它们所共同具有的民族特色以及如何呈现这种特色来看，是可以看出其中的差异的，并且由此可以看出三位作者的创作个性。何

□宋家宏

永飞是一位年轻的白族诗人，但他的作品并未仅仅关注白族，而是行走在云南的大地上，行走在茶马古道上，书写云南不同民族的文化与历史给予他的感悟。他抓住了云南多民族共同生活、共同创造历史与现实的特征，寻找到了“茶马古道”这样一个抒情载体。在这条古道上，他们的情感、命运是共同的，多民族共同的情感与命运与今天的年轻诗人的内心产生了共振。从这部诗集可以看出，何永飞具有宽广的胸襟，他的眼光超越了单一的民族性。伊蒙红木深深地扎根于佤族的现实之中，写出了佤族人民真实的生存状态，并将佤族当下的生活与历史文化联系起来，进行了深刻的书写。和晓梅对纳西族历史文化有着深入的理解，并且置身其中，但又从中走了出来，吸收了现代的哲学与文化思想，试图寻找它们之间的共通性，在小说创作中对现代小说的营养也多有吸收。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少数民族青年作家、诗人都在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视野。

三位作家、诗人的获奖，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非刻意求来。他们都是默默写作的人，他们的心境似乎也只关注文学与生活本身。比如，伊蒙红木的《最后的秘境》，写作前后达数年之久，一个人沉于她自己的民族历史与文化、生存现状之中，写作中只呈现自己的内心感悟，甚至都不顾及文体的规范要求，这样的写作状态值得赞许。获奖是对作家创作的一种肯定，没有获奖仍然潜心创作，不必为获奖去量身定制，这是一个纯粹的写作者应该具有的良好心态。

期待更多的云南青年作家能够沉下心来，写出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同时，也希望评论家们对这些青年作家的创作给予更多的关注。

近些年来，蒙古族诗人、翻译家哈森翻译了蒙古国诗人巴·拉哈巴苏荣的诗选、百余首蒙古国女诗人的作品等，为国内诗歌界展现了世界诗歌的丰富与多样性。近期，由她翻译的《蒙古国文学经典·诗歌卷》出版。在此书中，她收集整理并翻译了共计119首诗歌，展示了蒙古国百年间的诗歌创作场景，从深·达木丁苏荣、达·纳楚克道尔基、博·雅布呼朗等文豪级的诗人到罗·乌力吉特古斯、巴·嘎拉桑苏和等“70后”诗人，都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是一本值得阅读的诗歌选集。

打开这本诗歌译作，游牧生活与草原的气息扑面而来。艾略特曾谈及：“诗歌在尚未被理解之时就传达自身意味”，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对蒙古国诗歌的阅读正是始于这样的境地。出生于1929年的蒙古国诗人博·雅布呼朗，在《我的诗歌，我的骏马》中这样写到：“我的骏马，我的诗歌/你我的心中有一个秘密的远方！/夜晚的无眠，永不厌倦的诗歌，是从我的心灵站立而生的骏马/毫无吝啬于你我的天赐的灵感……”在博·雅布呼朗的笔下，诗歌既是心灵的舒展，也意味着骏马和远方。研究蒙古诗歌的学者满全在提及蒙古国与内蒙古诗歌的区别时认为：“蒙古国诗歌追求抒情、豪放、自然、淳朴，如同奔跑的野马，飘洒洒；内蒙古诗歌追求厚重、深度、精雕细琢，如同驯化的猎鹰，刚烈内敛。”

诚然，博·雅布呼朗毫不掩饰自己对诗歌的热情。在这一点上，与蒙古国对诗歌的热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哈森考察蒙古国的诗歌创作状况后认为：“蒙古国是诗歌的王国，每年举行名目繁多的诗歌那达慕，如水晶杯、银杯、金杯诗歌大赛等；每有这些诗歌那达慕时，无论男女老少、贫富高低，甘愿屈服于诗神的无穷魅力，齐聚一堂，沉醉在诗歌的殿堂。”

蒙古国女诗人巴·伊沁浩日格曾两度获得“水晶杯”诗歌竞赛冠军，她在《旋律》中抒发了无限的热情：“我要到亲爱的你身边/化作催泪的草原蓝天到你身边/化作躲藏在云朵后的太阳升腾/化作将无画在有之上的幻景散去/化作将真

藏在假里面的讯息化解……”这首诗的女性写作特征尤其明显，尤其是对爱情的高浓度的抒写与表达。事实上，被译者哈森称为“真情的歌者”的蒙古国女性诗人群，在诗歌中以爱情为主要素材是一个极为常见的现象，这种炽烈的抒情风格应该是受到了俄苏文学的影响。学者陈岗龙曾指出，蒙古国诗歌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其中后两个阶段是现代文学稳步发展中逐步成熟、不断演进的阶段。由于蒙古国文学对于世界文学的接受以俄文译本为主，因此受到苏俄文学风格的影响很大。

2009年，37岁的女诗人罗·乌力吉特古斯在《滴落在眼镜上的泪水》中写到：“自‘我’产生的痛苦的碎片/虽然干涸在笔尖的墨水一般沉重/落在我红色镜框的镜片上/盈盈地凝视着我不躲闪/好似‘原谅吧，原谅一切吧/就这样原谅吧！’/远古的、苍老的话语/英魂苏醒一般”。如果从语言的艺术来看，这种借由日常经验指向内心的隐喻无疑是丰盈的。

当然，《蒙古国文学经典·诗歌卷》中也不乏民族抒情诗，比如1933年，达·纳楚克道尔基在《我的故乡》中如是歌颂蒙古故乡：“摇篮似的大山抱着长眠的祖先/慈祥的草原哺育生生不息的子孙/健壮牛羊遍布在水草丰美的牧场/你是我们蒙古人世代爱恋的家园/这是我生长的地方美丽的蒙古故乡”。在诗中，不难看到写作者对故乡充满深情的回望与歌颂。安东尼·D·史密斯曾讨论过民族主义者的文化想象：“英雄们的开拓奋进、各路先贤和传奇故事都在这块土地上发生……有哪种民族主义会不对为各路神灵所保佑的，‘我们自己的’山川河流、湖泊平原的独特壮美称颂备至？”诚然，蒙古国诗人对于故乡的抒情正是集中在这一点，风景作为象征物内置于诗歌写作中，对“祖先——子孙”这样随着时间序列而进行的血脉延续投入了较多的情感，从而实现对蒙古国的歌颂。

冬·朝都勒的叙事诗别具特色，他写有长诗《吝啬鬼一家的传说》，讲述了蒙古的一个“吝啬”的富人是如何将自家的儿子和骏马送上抗战前线的故事。在故事的开端，诗人极力渲染了这家人的富有与节约：“他们家的羊群多得覆盖整座大山，他们家的马群多得装满整个山谷/世代相传的巴音——吝啬鬼家族/像低垂的庞大云系生活在这些草原”。而在故事的末尾，则是无尽的悲伤：“当号角声响起，战友们出发时/吝啬鬼家的两个男儿充当了前锋/……像是不会倒下的山一般的俩小伙/太阳升起时分，双双倒在了战场”。如果单独看故事的脉络，与俄苏文学中的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创作有着惊人的相似，而在本诗中的铺陈和种种修辞，又指向了蒙古国文学的极具浪漫奔放的叙事风格。

1940年出生的达·乌日央海，也曾多次在“水晶杯”大赛中夺冠，可谓蒙古国诗歌那达慕中的“常胜将军”。他在《树木》一诗中写到：“叶子的喧嚣是你的语言吗？还是风的话语？/撩动秋日怅惘的寂静，是你的宁静吗？还是无踪影的鸟儿留下的空隙？/秋日皎洁绒毛一般的颜色/是你的颜色吗？还是生锈的雨之颜色？”在诗人的笔下，似乎风景有着极其强烈的不限定性，无论是“风”的话语，还是“生锈的雨”，都是异质性的修辞，诗人极其自然地将抒情的意象铺陈开来，用自我言说式的词汇来摹写风景与具有共通性的日常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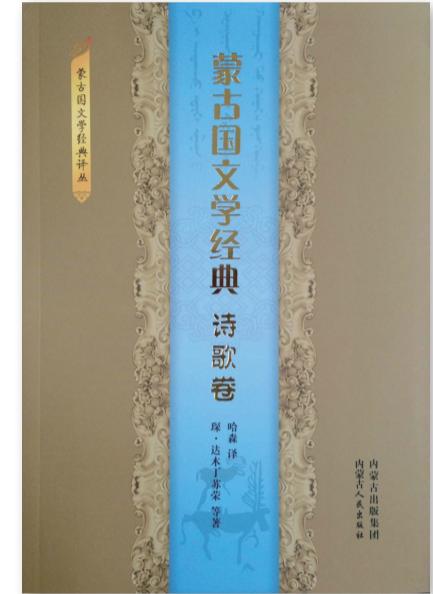
前面提到的诗人博·雅布呼朗，在蒙古国诗歌界有着很高的地位。他写于1957年的《图拉河的夜晚多美好》也透露出了浓郁的地方性经验：“图拉河的夜晚多美好/波光粼粼水流绵绵/两只黄鸭相伴游水面/闻声远方忽而鸣叫”。图拉河是蒙古中北部的一条河流，流经乌兰巴托，被称为蒙古国的母亲河。诗人歌颂了图拉河的风景，实质上是表达对国家的热爱。值得提出的是，哈森对这首诗的形式翻译处理得当，平衡的句式加之整体押韵，更加体现了民谣风格。

在这样的阅读经验中，不难确定，蒙古国诗歌的风格总体是浪漫主义式的，直白的表达并不囿于形式。作为仅有10年汉语诗歌创作经验的蒙古族诗人，哈森对于蒙古国诗歌翻译的把握无疑是精妙和贴切的。

骏马、诗歌与那达慕

——评哈森译作《蒙古国文学经典·诗歌卷》

□邱婧



为南高原插上翅膀

——评普驰达岭诗集《石头的翅膀》

□蔡晓龄

死相许。最倔强的野心终化为最深邃的叹息，展现的是替身的渺小与渺小背后不甘的初衷。

祭祀的语言托着石头升空飞翔，这种新神话的情节用肉眼看不到，完全凭借主体内心力量的抬举来实现。客体的圣化迫使主体成为抵抗的人质，主体必然取仰视或跪拜的姿态，说出在谎言和誓言之间无法得到证实的诺言。因而这个主体是忧伤的，忧伤深过了一道伤口的深度，这个主体只有像醉鬼一样被摊开平放在南高原父亲无边的胸怀之上，他的疼痛才有片刻减轻。

客体的圣化——正是要在现实世界找出信仰的物化凭证，或者是信物，谁能说“一只流浪的猎狗，在火塘边蜷伏”不是人类家园理想的真实写照呢？生命需要崇高伟大的事物，名山大川往往作为这种精神寄托品成为当地的信仰对象，它们正是被拔高了的客体，作为对主体的陪衬与拯救，实现对有限世界的超越，主体需要仰视，需要将自身与一个更大的能量场接通，有限的主体不能在有限的自身中得到拯救，他只能在无限的客体中自我夸大，甚至神化。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就是这样创建出来的，并代代相传地维系着民间信仰体系。

与部落的迁徙不同的是，少数民族精英进入主流社会占一席之地，凭借的是个人超常的智能、体能与生存技巧。他们就像卧底的间谍，或者远居他乡的大使，一种无根的生存和空前清晰的眺望与洞察放大了故土的每个细节，成为他们无数静夜里必然袭来的相思。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超人与凡人的双重角色和两极游走，只有植根于绝对的孤独中，一个身影才会显形。只有在无止境的酷刑的冶炼下，爱才得以

提纯结晶。石质的呼吸，石块与石片在风中的摩擦声，“我”与历史和祖先的交谈像泪水滴落石上，瞬间就被正午的骄阳烘干。除了当事人，这种对话无人听得懂。巨大废墟空旷而又令人窒息，渺小的个体面对这庞大的遗骸，有时会生出不如死的绝望。此时诗已经抵达了问题的核心，诗和哲学一起撞入了极限之渊。

反过来，在描绘现实遭遇的时候，作者完全变了个人，谨慎得叫人心悸。除了回忆与眺望，他几乎没有欢乐。提前知晓了谜底，这就是智者生涯的尴尬。即使被族群簇拥，扮演着一部电影的主角，他仍然知道自己只是个观众。献身于历史，意味着在现实中永远扮演旁观者。一个欲望与血肉的自我至今没有打开，所以也未能被塑造，这是致命的缺憾。他主动压抑了有声有色的现实体验，或者灰烬一样过滤并私藏了它们。言说真理的时候，诗人看起来像个幽灵。他的笔下看不出狂热的笑意、裸露的爱意、刺骨的泪意、痛快淋漓的酒意。这就是无法撒谎的智者的失意。代表彝人说话和自己说话是两回事，一个诗人必须更多地言说自己。当他怀着宗教情怀去触碰他的现实时，他是无力的，甚至不忍近人。

到了卷四的散文诗部分，他终于舒展开来。在舒坦的民俗与淳朴的民风里，不管生身之母是否安在，母语乡音就像母亲的双臂拥抱着你。但从选材的角度看，他还需要提炼点石成金的本领。端庄之美和庞大意象群会使人眼花缭乱，论议抒情也需要有令人过目不忘的语言魔法，深层民族基因与现代审美心理的接轨需要开辟新路径，这些都是我对普驰达岭的期待与祝福。



几年前，我读到了彝族诗人普驰达岭的诗集《临水的翅膀》。“突入都市，我们就像一支迁徙的部落无以着陆。”这样的题记让我无法平静。从那时起，我反复研读《临水的翅膀》和其他彝族诗人的佳作，在个性迥异的群体中分辨每一张面容。后来，我读到了普驰达岭的新作《石头的翅膀》，依旧震撼了我。

在《石头的翅膀》中，一个彝族诗人试图为他心中的无边巨石——南高原——插上翅膀。普驰达岭的长句像一块磁铁，吸满历史的碎屑，让历史在诗歌中复活。他令历史缓缓升温，用想象赋予其血肉灵魂，他的想象以独白、追问、对答等手法，在一种清晰的奇幻效果中达成了历史的“在场”。通过“我”，将历史与现实接通，让历史还魂于“我”之身，让生命的质感饱满真实，如针尖扎手，疼痛以无语的震颤波流荡及周身每个细胞。只有在这种深不可测的历史替身的角色体验中，“我”成为孤独的语者与行者，霸占着南高原庞大的地域和繁杂的呓语，与它心有灵犀，生

2016年11月号目录

心香之瓣	胡宗
父亲的老房子	
人间走笔	
贫田积谷，沃土繁花	谢凌洁
一扇虚掩的门	萌娘
新诗界	
生活的温度	杨志学
北方意象	南书堂
影·像	张健桐
文学访谈	
“那些卑微人物被一束光照亮”	走走
理论与批评·特辑	
他人的“生活”和写者的“自我”	木叶等
——祁媛新作评论特辑	
地址：上海市巨鹿路675号	
邮政编码：200040	
电话：021-54031961（直线）	
定 价：拾元	

广告

上海文学

短篇小说

美兰回家	范小青
黄眼珠	祁媛
熊迹与莲花	王萌萌
中篇小说	
给张杨富贵深鞠一躬	张学东
玲 花	沈熹微
凝视文学与人	
网络不是文学的敌人	王 蒙 王 干
月光街	
聊斋·布拉格	陈文芬 悅然 补白
李辉走读	
淘书之乐，君知否？	李 辉
老院旧雨	
老窝瓜花和芦花鸡	肖复兴

主 管：上海市作家协会
主 办：上海市作家协会
协 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莘庄工业区

好看长篇	出陈庄记	尚 攀
本期推荐	三高的任西东(中篇)	贺点松
	让“粮食”在心中发酵(创作谈)	
非虚构	贺点松	
小 说	陈年旧事	邵 丽
	座位问题(短篇)	
	小夜曲(短篇)	葛景华
	音乐系的墙(中篇)	墨 柳
	金字招牌(短篇)	胡丹娃
诗 歌	乔明柱	
	情感物语(短篇)	红 鸟
当代名篇聚焦	平原故事(组诗)	张羊羊
	穿过一片玉米地(组诗)	郝子奇
	花瓣饭	迟子建
	作家评点	赵大河
	评论家评价——迟子建的如	
	花世界	魏华莹
对 话	“我挖掘人类恐惧的根源”——与李西闽对话	
随 笔	赶集记	李 冰
	河水润湿了我的身影	冯 杰
	生命的记忆(外二篇)	葛道吉
	我的第一个编辑老师	赵克红
言 说	爱与美的徜徉	赵 阳
	邮发代号：36-48。每期定价：10.00元，全年定价：	崔国发
	60.00元。地址：450008郑州市经三路北段98号。联系电	
	话：0371-65749452。	

莽原

2